



煉茶芝園漫筆

1冊5
20
3



門僧
20
卷3

紫芝園漫筆卷之三

信陽太宰純德夫著



諸字之為語助在句中者三於二字之合也如舉直錯諸直
吾聞諸夫子之類在句末者之字二字之合也如山川其舍
諸堯舜其猶病諸之類小爾雅曰諸之字也此其證也
有代二字以一字者如是於之為諸之字之為諸何不之為
盍不可之為已而已之為耳如托之為爾皆代二字以一字
也事物事原紀云似西國之二合蓋切音之原也
子產之言曰無欲實難知人情者莫若子產又曰人心之不

同如其面焉知人心者莫如子產花二語者皆可謂知言也
晏子春秋內篇有逢於何諸合葬其母於路寢臺下事外篇
作盆成适以為孔子門人孝子順弟據孟子則适乃為孟子
兩人不知是一人耶二人耶恐外篇誤矣

在傳曰自鄆以下無諛焉諛字杜氏無解字書亦無的訓今
詳文意諛猶評也若以為諛刺則失其義矣

晉語九二卷末

國語風沙釐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韋昭
註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委質之解唯韋昭得之

趙宋將亡君臣播越海濱端宗崩于舟中于礪州陸秀夫立

帝昺甫八歲秀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舟中庶事疎略每時
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雖匆遽流離中猶自書
大學章句以勸講太宰子曰愚哉陸秀夫宋人之浮于海也
式微莫甚焉誠宜寢苦枕于夢寐不忘戰戰豈宜儼然正笏
哉古人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宜時修其道也為秀
夫者宜專讀兵書論兵法以求攘夷克復之策何用大學為
可謂不知務也史氏乃稱其賢何哉

有竺原先生者以詩名于京師嘗作失鶴詩曰化禽一旦出
塵衢絕境空餘老腐儒十里博風碧落九臬映月白仙都松

巢影動猶疑在蕙帳眠驚誤欲呼遺愛未全思旧王別來引
夢入方壺余以室永甲申遊京師僧雲峯師者笠原之徒也
余因問笠原詩焉師時誦北詩余曰北笠原詩子師曰然余
曰北非詩學大成品題之詩子師艷然迨享保癸卯有真海
師者至自遊京師見其所識盛稱笠原先生良真師因諸見
其詩海師出北詩以示之真師蓋無詩焉他日諸余北事而
曰失鶴詩何如余曰北余二十年前所觀記也嘗聞笠原作
詩非得意不敢以示人豈二十年来更無他作耶度彼已六
十左右則是一生佳境不出乎北耳然其以詩名聞於海內

何也世多吹苞之徒而虛譽之動人也噫

吾聞之笠原先生自言記唐詩二萬首若其信然則是人之
於詩可謂無知識矣宜其拙於自運

檀弓載子夏子張既際喪而見予之琴子夏知之而不知彈
之而不成苞作而曰哀求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
知之而和彈之而咸苞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家語
載子夏閔子三年之喪舉見於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絃子
夏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閔子切切而悲作
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孔子於二子皆曰君子也二書所

記事相似而不同子張問子其人既異子夏一人而檀弓曰
哀未忘家語曰哀已盡是何相反也讀者惑焉余謂二書所
記本一事而有異同記者誤子今以子夏平日言行夷考之
除喪而哀未忘近其本色則檀弓之言可信子張堂堂問子
至孝二子之事皆其性行相似則二書未可的知其孰信也
然家語晚出恐可疑耳

中庸哀公問政章家語亦載之而文多於中庸但朱先生謂
中庸是原文家語則後人因附益之耳愚竊謂家語乃孔氏
本文中庸則子思因修之而芟其繁也何以言之論語曰中

庸之為德也其至矣子民鮮久矣子思引之而增減數字其
義卒異蓋子思著書不必守孔氏旧文亦問政章猶是

禮之用和為貴用以也禮記儒行篇亦有此句則用正作以
朱子以体用之用解之非也孔子之時豈有体用之語乎
吳王闔廬死夫差使人立子庭句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子則對曰唯不敢忘越王句踐及國懸瞻於
坐卧即仰瞻嘗之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自古居父母之仇者
何限未聞有若夫差之怨越王者也有可耻之事而耻之者
何限未聞有若勾踐之於會稽之耻者也是故夫差能修怨

於越勾踐能雪耻於吳然勾踐能聽干范蠡以收其全功夫
差独不用子胥以卒取敗何哉志之不立而不能酬其初心
如夫羗者亦徃徃有之不可不戒也

佛書釋氏之遺教故謂之釋典不必皆釋迦之作亦不必皆
成于釋迦之時蓋多其徒所撰而其成亦在後世也據書中
所稱釋迦者中天竺摩竭陀國之人父曰淨飯乃其國西長
也母曰摩耶以耶輸多羅為妻羅睺羅其子釋迦小字悉達
十九棄家為僧名曰瞿曇三十成佛陀号曰釋迦牟尼明智
有德者謂之佛陀其方言也猶中國言聖賢也成佛之後行

道無教四十九年在世凡七十九年而死有弟子阿難迦葉
舍利佛目犍連須菩提富樓那憍陳女槃陀伽等傳名者十
數人此實錄無疑者也他則寓言十九如所謂弥陀藥師毗
廬遮那普賢文殊觀音弥勒不動愛染等皆以名人之德行
耳非實有是也如書中所紀奇怪非常之事及地獄天堂之
說亦皆寓言也彼其道專在導空空之民故為是妖言以神
其事也己要之夷狄之道乃爾

佛書之為寓言也觀於密教之書可見矣其旨甚明密教者
釋氏室中之秘也故謂之密教又謂之真言之教

莊子之寓言奇而可悅佛氏之寓言陋而可厭或曰此其文字異耳非釋迦之陋乃譯者之罪也余曰不然其言本不如莊周之高

寓言之工莫若莊子佛氏雖為寓言不及莊子遠甚大凡莊子之與佛氏論其文調亦有雅俗高下之不等周之所叙論皆理之所有其奇故足悅人所以為勝也佛氏言理之所無以張大其言夸詡之談祇足以起人之疑心所以為劣也

莊周撰出許多人名之名無意義釋氏亦撰出許多佛菩薩鬼神人物之名除梵語外皆有意義且其名義皆鄙俚可厭

此亦莊釋之優劣也

莊子之言雖奇而不逃事情佛氏之言怪而遠於事情

或云釋典若便莊周為倏其辭何如曰亦有可觀焉唯竟不如其家言之奇爾以設其心不同也莊周志於高遠者也

莊周之道自楊子來獨善其身而已志不在斯民也淳屠似墨氏以喻愚民為事也

莊子不患人之不已從佛氏唯恐人之不已信

莊子用智佛氏用愚莊子與智者言佛氏與愚者言佛氏開口言信信自愚出愚也者信之本也莊子不欲誨人以天下

之人為愚也故曰用智佛氏欲舉天下之人誨之及其誨之也唯恐其不愚故曰用愚或曰佛氏亦言智曰佛氏固言智彼自智其智耳非君子之智也不然彼豈能信其道乎

莊子多實言少寓言而寓言如實言言理之所有也釋典多寓言少實言而實言如寓言言理之所無以為方便也

聖人之道本於人情匹夫匹婦皆樂其樂無有外慕其有外慕者不免干戾此謂人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而國治釋氏違人情而立教是以學有不能安其道今之為浮屠者雖其道自高干世然於人倫不能無慕焉蚤口道其可厭而心竊羨

之夫其所以不敢改業而歸于人倫者一寸其利一惡其色是以愁守其業終身焉耳矣何以知其然曰以人情知之人而無情何以為人釋迦牟尼亦人也

人之自為僧是自宮也以子為僧是宮其子也釣於不孝矣而宮其子為甚兼不慈也

人有少悅浮屠而自棄為僧者及壯悔有父母命之為僧者後必怨父母此皆可憫也如此者宜聽其還俗者父兄羞之鄉黨賤之此亦父兄之過而鄉黨之不仁也

東都淺草里有鬻穀者大口氏生六男一女皆棄諸僧而以

其從子為嗣此亦世之一怪事也

士大夫之家罕有棄子於僧者庶民乃多有之以僧能致貴也蓋士人之子生而在民之上是以無羨於僧之貴農工商賈魚生而不得與士齒是以欲貴之心甚於士而人之致貴者莫若僧之易故以子為僧欲假僧之貴以耀己宗也此則我東方之弊俗庶民無仕進之路也

釋氏誨人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浮屠亦未始不欲人之善也惟其所謂善者或非善耳以其棄人倫外國家違仁而三道也是故教莫先乎人倫道莫大乎仁

凡佛經首有如是我聞一句我者阿難自我也言我聞如是也此俗語也釋氏云凡佛經皆阿難所記初未有此起頭釋迦將終因普慧菩薩之問遂命阿難每經之首冠以此句事亦或然惟不知梵語此句本為何調也今譯之為如是我聞則凡釋典所記盡為阿難之所聞也夫釋迦之言誠阿難所聞也固宜以我聞述之然釋典所記豈盡釋之言哉記其行事與當時奉佛教者之事為詳是故每經如是我聞句下必言一時佛在某所與某人說某法度某人之云凡此皆為阿難所親見之事而今一切以此事盡在如是我聞之下則是

阿難為不及事釋迦之人也。此大失其義也。余嘗與一浮屠
論此事，其人未以為然。余曰：近取吾國俗，聞有弄傀儡詞，謂
之淨瑠理，取古人之事而演其義，以為戲。其詞必以薩鐵謨
宋儂訥致七字為首。此倭語也。薩鐵謨，宋儂訥，致
其後也。合七字言之，猶中國人言然後也。此七字在倭語則
不失其為冒頭。若譯傀儡詞為華語，而以然後二字為發首，
則不成文理矣。余惟釋典起語亦猶是。天故譯夷言者，當不
拘其本語意義次序，舍其難通者而取其大旨，以為之辭。是
為之，澁若欲言言而譯之，句句而通之，則反失其義矣。如釋

典可以見而其徒不知已。

佛經云：一時佛在某處。一時猶言一日也。此必當時俗語。余
嘗謂佛經當去如是。我聞一時六字，直自佛在起則起語突
然有氣力。

釋氏以書寫為上善。昏寫者，寫佛經也。古者未有印行，唯書
寫可以示遠。傳後故其功大於誦誦。今者有印行，以不朽之
且書寫不若刊本之少訛，則何取於書寫之煩？故今之寫經
者不知時而下通變也。

高僧傳載漢武帝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諸東方朔，對曰：

可問西域梵人及後明帝時天竺僧法蘭至帝問焉蘭對曰
世界絡盡劫火洞燒此劫燒之餘灰也唐宋之間昆明池心
剖云燒劫辨沈灰用此事也按管子曰徒山十九施百三十
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然則池中有一種土
如灰者也昆明池黑灰未知信否若果有之則所謂灰壤也
已僧傳之誣不辨而明

釋氏之徒有悅莊子者曰莊子似佛氏應之曰否莊之與釋
相及猶水之寒熱兩不相答曰甚矣子之言吾未之信請聞
其說予曰釋氏用愚莊子用智一相及也釋氏與愚者言莊

子與智者言二相及也釋氏患人之不已信莊子不求人之
聽也三相及也釋氏輕生而棄身莊子惡死而重生四相及
也釋氏欲舉天下之人誨之莊子以天下之人為不足教五
相反也惟莊子好寓言而釋氏亦多寓言是其相似者也然
莊之寓言言理之所存釋之寓言言理之所無則亦無不相
及子獨以為相似不亦過乎

莊子寓言百端皆理是以人悅之而忘其虛誕蓋周欲發其
智中之蘊而慮空言之不足服人故引事以實之此寓言之
由也然寓言者必甚言之乃為痛快所以入于虛誕也夫立

言欲實苟近於理即寓言奚不可必甚言之則反離實尤不可為也故孔子無寓言寓言而有益則孔子必為之

李斯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人多誦之以為名言不知其原出于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見形勢篇管子之言質李斯之言稍文其特然耳

綦毋潛宿龍興寺詩千鱗取而入選後人誡之余謂潛盛唐名流此詩固不甚佳意者一時宿僧院其境與人皆岳風致

可詠而已獨愛其禪寂於是賦此以寄興焉耳要之雖潛之非得意然其顯度亦未失為盛唐也今人平日遊山寺無他勝概而賦詩者多固不得趣若然者徇潛所為則得之無難是亦一益也故余不敢廢之惟不知滄溟何意取之已

管子曰親民之道曰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化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讐則疎之道之不厚過之無實詐偽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此亦親民之說也大學親民不必作新民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祿翁誥至壹是絕句壹是者壹於

是也。弟子職曰：「一死不解，一死亦壹是也。」朱子以一切解之，非也。則「死」二字為俗語矣。

古人絕句有入耳能令人成誦者，如宋廷清切山賀李真鄉偶書是也。物先生送君稔遊函嶺曰：「昨日晁郎採藥還，井郎今日又遊山。山中芝草知長短，玉笥流雲可重攀。近日縣次公送子知之參州日，休唱陽關三疊曲。陽關三疊不勝悲，送君多馬河邊柳。折自南枝至北枝，亦皆易成誦也。」

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而字乃之字之意，言有威之可畏，有儀之可象也。古人之語亦有如「死」者。

樂記曰：「心中斯須不^知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此二而字皆則義也。

匪非也，亦有用作「弗」字義者，如夙夜匪懈，彼交匪傲，匪用其良，皆不可訓非也。蓋「匪」者之轉也。每字亦有「不」字義者，如貧而每詭，富而每驕，皆非有「每」之無也。故禮記三年問曰：「無易之道也。」鄭註：「無易猶不易也。」如「死」之類，亦不可不知也。毋，無古字通用，善詭書者識之。朱晦菴必謂毋為禁止之辭，泥矣。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未見我乎？」唯一「亦」字見責樂正。

子之意矣

酒能行氣故少飲則殺人智多飲則昧人智世率以狂藥目之者非至論也

君子之仕為行道也仕者必有祿仕於治朝而受祿焉固其所也故曰邦者有道貧且賤焉耻也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邦穀耻也邦有道而穀焉乃君子之常也若夫無道而穀焉君子斯為耻矣故曰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朱子併以邦有道穀為可耻謬矣若然則為君子者將何時而穀哉胡元武宗至大四羊遣官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之廟寧既

受命行礼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矣良久風息乃成礼邦寧因慚悔累日太宰子曰大學者礼義之所出釋典者國家之大典豈宜便不正之人行之子邦寧之見是变也天威亦明哉誰謂鬼神可欺乎

元順宗廟宋徽宗畫称善学士夔夔進曰徽宗多能唯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独不能為君耳其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為君他非所尚也太宰子曰善哉言自古人君當守文之祗不能治其國家以致危亡者多矣

虽事不同皆由不能為君故也孔子曰為君難太甲曰一人
元良萬邦以負元良也者能為君之謂也夔夔蒙古人也吾
觀其言可謂有識也鄉使宋人以此言進其君尚亦有神焉
乃其所為進言不過經生之談至於君臣俱宜寢苦枕干以
謀復國讐雪國耻而有以誠意正心之說進其君者抑何不
知務之甚也宋室之不振豈不哀哉

蒙古人名皆不可曉我狄之語也其中亦多置字者如脫脫
夔夔雪雪奴奴達達保保又有可曉者如觀音保二室奴五
十九此蓋譯為漢語也然其名殊奇怪可笑尔

文公見十七年

左傳云鹿死不擇音杜註音所秣蔭之處古字邑同皆相假
借此杜氏讀音為蔭吳都賦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與林陰
岑叶魏都賦云栖者擇木雉者擇音與林尋陰杰潭沈歲禽
叶此二賦皆用左氏之語而音字叶平邑又鼉錯之錯音措
潘安仁西征賦曰翻助逆以誅錯與冥郭詭博恩叶此以錯
叶入邑古人詞賦亦有此類不可不知也
楊子雲之賦當以甘泉為第一

諸 諸射雉賦見潘安仁之才之優矣閑居賦序虽非古文亦自
可觀也

木玄虛海賦郭景純江賦魯衛之政也俱是甘泉之流也
謝惠連雪賦調不甚高以多儷句也

惠連雪賦謝希逸日賦賦中之近体也直是唐詩之調然
則詩可言矣

賈誼

鵬鳥賦詞出於鵩冠子見李善註

願

高唐賦云增震天之磴磴又曰巨石溺溺之澗澗兮又曰洪
波淫淫之溶溶神女賦云願盡心之惓惓此四之字皆語助
詭如以又高唐曰雲与色之霏霏神女曰拂墀之色珊珊此
二之字亦皆語助如今字凡賦中間有此類亦不可不知也

神女賦序曰其夜五寢夢与神女遇其形甚麗玉異之二玉
字今六臣註誤作王其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二玉
字誤作五又其下王對曰云云玉誤作王又下文王曰狀如
何王誤作玉又其下玉曰茂矣美矣云云玉誤作王最後王
試曰若此盛矣誠為寡人賦之王曰唯唯至是王玉二字始正
若從今本則襄王夢賦神女矣此猶可言也白玉与王對曰
君臣之辭兩失之其為誤也審矣或曰然則古来以楚王之
夢為故事何也唐高賦序云不曰予首先王嘗遊高唐急而
晝寢夢見一婦人此楚王之夢爾孰謂襄王夢神女乎

離騷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此二之字並詭
如於又曰霑余襟之浪浪又曰鳴玉鸞之啾啾又曰神高馳
之邈邈又九章曰錐僻遠之何傷又宋玉九辨曰心閔憐之
慘悽矣又枚乘七發曰中鬱結之輪菌此六之字皆詭助無
意美矣

攻子異端物先生謂異端猶多端是也家語曰然政在異端
乎亦与此義同豈梅菴所謂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
墨者哉大學引秦誓曰斷斷兮無佗技鄭康成曰他技異端
之技也異端字義如花而已矣

宋儒言異端以同異言耳同異之辨起自公孫龍孔孟之取
寧有之邪

君子何故畏天命天治物也其体至大其位至尊人物莫能
敵之其命靡常不可以理推不可以智測故君子畏之詩云
昊天已威此之謂也宋儒謂天即理也妄矣哉夫理死物也
理者物之脉理玉石及木皆有之肉亦有之虽有麤細顯微
焉麤者顯者人皆見之細者微者唯達者推而知之無不可
知者也死物故也以是釋天無天者也天豈容擇哉詩云彼
蒼蒼者天此之謂也宋儒以天可知故以理當之夫天可知者

日月星辰之運行有常度可推測也。至如風雨雷霆雪霰霜
雹与夫水旱之時，臻疾疫之時，行豈有常數哉。如其日月星
辰之運行，虽有常度，亦未始不有小盈縮，活物故也。是以曆
象黃測驗，宋儒以天可知，豈知天者，也。詩云：胡不相畏，不畏
于天。宋儒之謂天，或云宋儒豈不畏天哉。曰：然。宋儒固畏天
矣，惟其不知天之活物也。是以其所畏，特死物之天耳。是豈
畏天者哉。古之君子，乃畏活物之天也。曰：其說何如。曰：有仕
於此，而其君威嚴以臨之，則必畏而敬之。其君死而在殯，則
如之何。曰：亦必畏而敬之。曰：人生有喜怒之情，人君之喜怒

臣下也。禍福也。故人之畏其君者，畏君之喜怒也。死則無喜
怒，何畏之有。惟為臣之道，不敢死其君者，敬之至也。由是觀
之，宋儒之於天，敬之則有畏之，則亡。雖然，宋儒視天如死物，
則其為不敬，亦大矣。

天動物也。人亦動物也。故曰：人肖天地。

人動物也。故無晝夜除睡外，不須更無事。孔子曰：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難矣哉。此之謂也。故人不可以無事。禮樂事之正
也。人苟無事，邪心所由生也。博奕魚亦非正事，尚可以自娛
消日矣。故曰：為之猶賢乎已。

赤子無知斯須不須則手足運動不已是可以人之為動物也

或問浮屠之習禪者儒之靜坐者不為能無事乎曰人心亦動物也心之官思以思為事心有思則四體可以已所謂坐禪之僧靜坐之儒心皆有思所以能無事也曰坐禪之僧靜坐之儒習不動心者也夫豈有思子曰人心不能須臾無思動物故也彼習禪習靜者欲制心令不動惑矣心豈如火之可撲滅乎若果撲滅其心令如此灰然則必不省人事是為去死不遠將何所用哉是故聖人不言治心孟子乃始言之

為後儒作偏也浮屠之治心又甚焉要之不知心之為動物故也

古者經傳或以朱墨別之孔安國孝經序云朱以堯經墨以起傳是也後世不必然或以字之大小或以行之高低別之皆所以便於覽者也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孔安國之語見孝經序人多誦此語而不詳出處此千古格言不可不知也

孔安國孝經傳乃祖之遺訓也故其中多格言

身體髮膚弗敢毀傷孔氏說以為能自保完金而無刑傷極是
蓋以古之刑言之劓刵言傷身也剕傷體也髡傷髮也墨傷
膚也人之子能保其身不陷于刑戮然後可以圖立身揚名
故以此為孝之始也後儒類以過失之傷言之非是如心以
過失傷身為不孝則是不能出仕矣此至當之論吾聞諸物
先生云

韓昌黎原道以博愛為仁宋儒非之其說未然按孔安國孝
經傳云無愛無遺是謂君心此孔氏之遺言也昌黎豈本於
此乎

孝經傳曰孝者子婦之高行也忠者臣下之高行也純謂此
乃捨言也高行者無尚焉之謂也

傳又曰禮以強教之樂以悅安之強安二字道禮樂之情尤
的切真所謂知言也

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樂五帝之主盪滌人之心
便和易專一由中情出者也故其聞之者雖不識音猶屏息
靜聽深思遠慮其知音則循宮商而變節隨角徵以改操是
以古之教民莫不以樂以皆無尚之故也孔子於是子可謂
善言樂矣非知樂之情者孰与知此

凡禽鳥昆虫以冬蜚者常也唯鴻雁之屬乃以夏蜚且衆鳥
蜚處近鴻雁蜚處遠是為異也俗說以為燕雁皆有所如謬
矣日令仲秋去鳥歸鄭康成註曰歸謂去蜚也凡鳥隨陰陽
者不以中國為居北誠善世俗何偏於燕雁之去來怪之耶
勸事者尚敏學者亦尚敏周禮三德敏居其二孔子曰敏則
有功如夫子見鄭子而問官名焉可謂敏矣

昭公見十七年

學者當務抄書抄書有五益焉記事一也便於考閱二也識
字三也因習書四也詳本書五也東坡詩云白首尚抄書古
人率如北凡抄書必當楷書整齊不可亂亂草書多見學者

非性急必疎放當其抄寫也每草書以省勞曰且如是已矣
異曰吾將改寫及其漸以多事也日不暇給則不復能改寫
經年視之虽其年書尚或難識自己既然况他人乎蓋真字
之端正有魚魯之誤矣况草字乎夫字所以記事也字而難
識是不濟用也故草字特玩具耳非所以記事也

史記稱孔子晚年好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
則彬彬矣以仲尼之明睿而其勤如此今人乃不能字爾其
所讀之昏新如手未觸而曰書難讀也美難明也噫其果難
讀難明耶北之謂不務于勤

物先生解中庸謂生知安行，虽衆人亦有之；学知利行，困知勉强，虽圣人亦有之。况謂此說甚有理，蓋所謂夫婦之愚，可以兴知，鳥是生知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所以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是安行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所以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也。大德生知安行者，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学知利行，困知勉强者，所謂擇善而固执之者也。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兴誠之者，其功則等，故曰：一也。况子思之旨也。唯花茂也。自漢儒以下，人未之識，而徠翁始矣。

明之可謂千古之卓見也。已宋儒以為人之氣質不同，故有此三等。豈得子思之旨者哉。

枚叔七發說客之談耳，特其体新奇，措辭極工，是為不可及也。真所謂前無古人者。也。後之倣其体者，唯曹子建七啓，可以垂之。張景陽七命，措辭整齊，且多對語，虽極富麗，故不及陳思。况於枚叔，予自餘昭明所不取，故不論及也。

衡門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樂兴療音義同。見李善文選註。今人說音洛，非也。字彙力吊切音料，固療。今人蓋不知也。臧文仲居蔡，蔡者人君之守龜也。天子及諸侯居之，大夫不

復
得居之故。禮器曰：家不室，龜家謂卿大夫也。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後廟重檐，剝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誥，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居，祭飾其廟，以山節藻梲，皆僭上祀禮。故孔子以為不知也。朱子謂藏龜之室，而山節藻梲不務民美，而謂瀆鬼神，謬哉。人君居守，龜必藏諸宗廟，何有所謂藏龜之室者乎？真無稽之言也。禮器又曰：管仲鑄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朱子豈以為管仲亦為藏龜之室乎？卜筮者，所以受命於先祖也。故龜策皆藏諸宗廟。然天子及諸侯兼用卜筮，自卿大夫以下，不待用卜。禮器曰：家不室，龜

白虎通言：著長，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筮無貴賤也，皆用之也。蓋古者大事卜之，小事筮之。大事謂國之大事，如建國、定都、郊祀、出師之類是已。卿大夫無有大事，故不用卜也。朱晦菴論語註曰：臧文仲為藏龜之室，易筮儀曰：擇地潔處為著室，蓋不知藏之廟中，而欲別為之室也。不善讀昏之過，如斯夫。

劉越石勸進表，述事情極明白，條暢可以詠詠，真得表體矣。惜儼語為之累耳。

諸言故事者，皆以筆耕為磨王勃之事。按文選任彥升為蕭

揚州作薦士表曰既筆耕為養李善註引東觀漢記曰班超
家貧為官傭書投筆歎曰丈夫獨不效傅介子立功絕域之
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是則筆耕之言出於東漢也後人何
捨此而以子安為言耶呂延濟曰筆耕詔以筆代耕種以取
給

枚牀諫吳王書譬喻的切歎誠懇至千載之下讀之猶足以
感悟人心而吳王不肯聽從何耶忠言之難入如斯夫

繁林伯興魏文帝牋言都尉薛訪車子能喉嚨引苞興笱同
音其文曰收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按車子字出左傳都

尉官名薛訪都尉姓名車子者訪之僮僕也五臣註李周翰
曰薛訪車子姓名豈有以都尉無車子者耶且都尉薛訪車
子不成文理翰註可笑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人情也情實也處事以實無所勉強文
飾非直而何故曰直在其中矣朱註以理言之非也九理云
者以逆理言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何得以逆順言之哉理
學之害子道乃爾

史記燕世家曰圖窮而匕首見窮猶盡也魏文帝興鍾大理
書曰繩窮匣闕窮字義正興史記金

東都護國寺有僧尊融者住焉院有柿樹結子融甚愛之未
敢摘取一日有人偷之融怒即命斫之曰以此微物而吾愛
之則人偷之偷者固有罪吾又怒之則其過大矣物之為累
如斯夫遂不復栽果樹

滄浪之水孺子歌之孔子聞之以為自取之漁父歌之以道
興也推移孔子意主於水漁父意主於濯者同一詞而取義
之異如此凡說詩者當其如此之活眼也

趙景真興嵇茂奔書李周翰據千室晉紀定為呂安興嵇康
書令詳本文通篇氣象豪宕造語偉麗自非安興康恐不到

千斯蓋仲悖者并夜之所善也景真豈亦有仲悖之才乎

李陵答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聽胡

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群迴色四起晨坐聽之不觉淚下

嗟予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丘希範興陳伯之書曰暮春

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被感生平

陣於疇日撫絃登降豈不愴恨所以蘆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

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希範語明摹倣李陵也惟陵

自叙其所見希範寫伯之所懷以感動之而二子皆善造語

但敘景而情在中詭之令人不勝悲愁之情真文字之妙也

井田者先王之制也。秦孝廢之為阡陌高鞅之教也。封建者
聖人之所以守天下也。始皇廢之為郡縣李斯之教也。夫二
子者非聖人而後世遂遵行其法莫之能改。芒芒宇宙受制
於秦人不復知有先聖王之道於今為然。由此言之二子亦
非常之人哉。司馬卿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如二子所為。智之非常之事
則可智之非常之功則吾不知也。

學而收習之。收智少壯也。人事必有收學。無收哉。如內
則云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擊。革。女擊。糸。六

年教之數。六方名。七年男女不全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
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
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繡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
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射。御。二十而冠。始
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文。悖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
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記志。皆及時習之也。蓋
古之學者。誦詩書之文。肄禮樂之和。謹射御書教之術。必於
少壯之時。為其成之易而入之深也。夫人少學而及收習之
勤而不惰。何患不成哉。其苟成矣。我心則悅。故曰不亦悅乎。

人常能學而不能習但學而不習未有能成者也。能習而不及收則其成必難也。故學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若然者何悅之有。是故人不可以不學。學不可以不習。習不可以不及收。夫一失不可再得者時也。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悲傷。豈不悲哉。是故學者收習之為貴。此乃論語開卷第一義也。不可不知也。朱註以時為時時之義及所引程氏謝氏之說皆謬矣。不可從也。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中庸曰或困而知之困窮困也。言困於不知也。困而學之者言必有所困然後學之也。困而知之亦

然如晉范獻子適魯名其二諱為笑焉。事見晉語可謂困矣。獻子

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可謂知之矣。又知魯孟僖

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禮歸而病之乃講學之苟能學禮者

從之及將其死也遺言使其二子從仲尼學。事見左傳昭七年亦可

謂困而學之也。若夫困而且不學是無恥者也。故曰困而不

學民斯為下矣。曰學之曰知之其義一也。說者以困為勤若

之義則困而學之為困於學也。朱子於中庸不鮮困字於論

論鮮之曰困謂有所不通是朱子亦以為困於學也。予謂困

而學之困而知之之困猶或可以勤苦言之至於困而不學

之困決不可以勤苦言之大凡困字無勤苦之意朱註唯不
明言勤苦然謂困為學者之困則是勤苦之意也已豈不謬
哉字義之不明也其害大矣學者慎之

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亦困而知之之類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註曰患得之謂患
不能得之也說得之故朱注亦取之余按象語所記夫子答
子路語與此同彼曰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
意則明備疑論語晚一弗字

嵇康與山濤絕交書語涉猥褻而不鄙俚言務詳盡而不冗

長要之極口慢侮巨源而意不惡故巨源不怒也實晉文之
奇特者也雖然巨源之不怒乃其所以為長者也不則所說
譬喻所以拒絕巨源不恭已甚故非君子慎言之道也康之
卒不得其死宜哉

文選中作者舊本皆書字蓋昭明原本如此所以尊先賢也

近日坊本乃有書名者恐失太子之意矣故不可從也梅誼
生字彙引選中之文必書作者之字是得太子之意者也

聖人之教禮樂為至不急不暴優而柔之饜而飲之使人常
在法度之中不自覺其遷善者唯禮樂為然禮以妨淫樂以

道和則亂何由起哉孔子曰君子不急斷不急則便飲食有
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
也。

子夏問顏回之為人奚若孔子曰回之信賢於孔丘孔子稱
顏淵不以他德而以信託意至矣所謂不違如愚於吾言無
所不說者非信欤信之德大矣哉

人之於學也學之則易習之則難學而不習則無以成矣習
而不強則無以及人矣強而不勞則無以見其功矣孔子語
子路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孔子以子路好勇故欲其知所

用勇也詩曰亶亶文王令聞不已惟其亶亶所以令聞不已
也

孔子之為師也名門弟子是師之尊也後之為師者則不敢
名其門人師道之不及古一也責寄予則有糞土朽木之喻
且曰於予興何誅責冉求則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責曾參則有參末勿納之命皆見絕之意所以懲創之
也是師之嚴也後之為師者則不能如是師道之不及古二
也顏淵死則有天喪予之歎哭慟之哀哭子路則有天祝之
之歎覆醢之命問伯牛之疾則有亡之命矣夫之歎至其餘

諸子亦視之則猶子身然是師之親也後之為師者則不能如是師道之不及古三也是故師之所以能為師者德也曰尊曰嚴曰親三者父之道也故謂之父師書云父師少師此其義也夫以彼人也我亦人也鈞是人而独有父道焉非德而何以能然哉故師不可以不德也

孔門諸子孰不尊親夫子而子路獨為尤工何以言之子見南子則子路不悅公山弗擾子何如者子欲往則子路亦不悅曰未之已佛將召子欲往則子路而誦之前聞以難之從夫子絕糧於陳則子路獨嘔見凡皆未深知夫子之心而其為夫

子憂慮莫不周至譬猶孝子之於父母也故及其死也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豈不信乎詩曰予曰有禦侮如子路者真所謂禦侮者哉

家語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諝諫諝字王肅無明解按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諝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鄭義曰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興樂之宮而相應也諝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又呂曰文選註曰諝諫也言人君之意微以為諫也合二說而觀之諝字義可得而言也惟大序言諝諫者所以

鮮風字則譎諫興諷諫無以辨也然五諫別有諷諫則譎興諷故當有辨焉此字義之所以為難識也

高鞅見秦孝公說以帝道不入說以王道又不入乃以富國強兵之說進孝公大悅蘓子瞻曰甚矣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術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國惟吾所欲為不然豈其莫帝王之略而每見輟變以徇人乎蘓子所論甚當可謂發鞅之胷中之秘矣惟未若班孟堅之言曰高鞅挾三術以讚孝公一鑽字說鞅之為術無有意遺

真造化之筆哉由是觀之蘓子之論不亦冗長乎

陸子衡豪士賦不載於文選其文可知也其序魚昭昭取之余亦未之甚愛也要之非拔文之至者也

王元長曲水詩序四六中之傑作也

平大將軍信長使天龍寺僧策玄作安土山記玄固辭以弗能因薦岐阜僧玄興能文於是便與作之興乃作記及七言律記一首以獻賜與金百兩衣三襲公又善玄能讓亦賜之金銀各百兩衣三襲玄予一日說興所為記及詩失笑曰夫文章所以不朽人之事也則其賞固不厭多也惟興之文而

直百金可謂太貴也。與尚有勞云之每尺寸之勞而賜二百金。非大幸乎。今吾黨五尺童子亦皆知笑。安土山記而其有能文者。曾不待數金之費。何也。然則非文章不直錢。亦特其人之遇不遇也已。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如無甚奇拔。然句法參差變化不窮。且事理明達。無有遺隔。實亦漢文之奇也。

公孫弘傳贊所稱名臣凡五十一人。西京人物率盡於此。於戲盛哉。

